



10816

梓溪文鈔內集卷之二

明舒 芬國裳甫著 孫

琛伯獻甫 璽季琰甫

輯

曾孫有章無文甫錄

裔孫忠謹魯直甫次

後學臨川吳撫謙汝則甫閱

進賢樊良樞尚默甫較

太極釋義上

太極圖

梓溪內集 卷二

陰靜

坤道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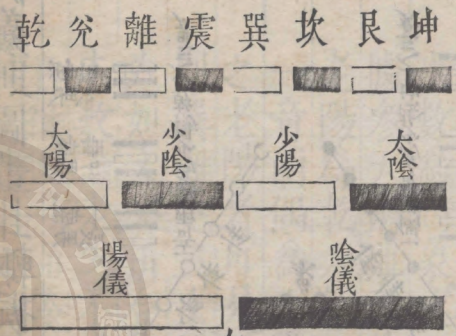
萬物化生

陽動

乾道成男

視帶子云先儒以濂溪此圖本於易則亦非真知此圖者其實亦則河圖與伏羲畫卦同功而其為說又能剖發幽秘程朱之傳蓋其流耳

伏羲成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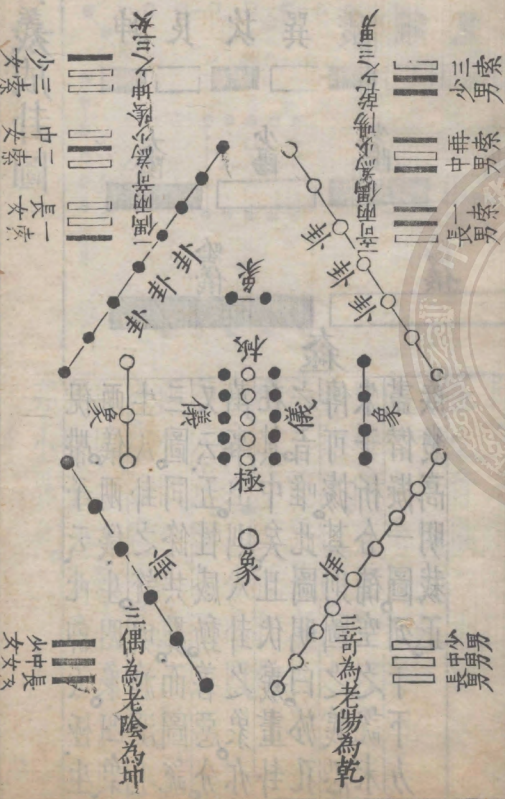
森

視帶子云此即太極生
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之說與濂溪上
三圖同條共貫而圖說
又云五性感動善惡分
萬事出則八卦之象亦
在其中矣且伏羲畫卦
之旨唯此圖明白於孔
傳可據其則圖之義恐
朱子析合補空之說未
盡潛擬一圖列于下方
庶幾高明裁正

梓溪內集 卷二

二

伏羲則圖畫卦輒擬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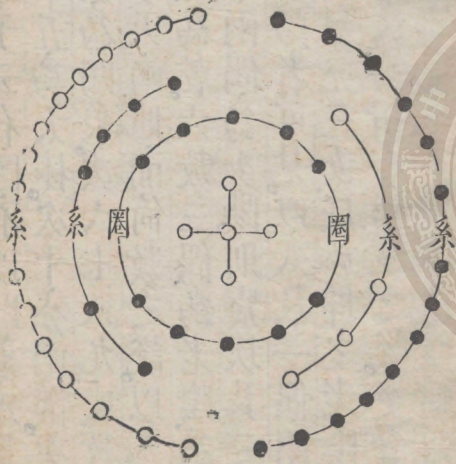
視帶子云右圖不以四象八卦分合論直
 以中五為太極次十分兩儀次一二三四
 生數為四象次六七八九成數為八卦蓋
 據參天兩地而倚數之說以九數三奇為
 老陽為乾六數三偶為老陰為坤以七數
 一奇兩偶為少陽則震坎艮三男生於乾
 之老陽者可見以八數一偶兩奇為少陰
 則巽離兌三女成於坤之老陰者可見不
 必如文公析合補空之說更覺自然且於
 本數論老少不惟於義皇則圖畫卦之意
 看得圓融而於大衍揲著求爻之義亦相
 吻合孔子以乾坤為易之緼尤可驗矣

梓溪內集

卷二

四

周子則河圖作太極圖



視帶子云。太極圖實出河圖。側玩之。更覺分曉。今作此圖。則濂溪上三圖。昭然在目。下二圖。不過此之流行耳。分而言之。五十之圈于中者。卽濂溪第一圖。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也。九七四三。列系于左。六八一三。列系于右者。卽濂溪第二圖。所謂太極之動而陽靜而陰者也。左陽也。而四二偶在其內。右陰也。而一三奇在其內。卽濂溪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者也。六與九。闢而不系。一與四。闢而不系。二與三。闢而不系。

八與七。闢而不系。卽濂溪所謂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也。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卽濂溪第三圖。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者也。水北。木東。火南。土中。金西。此其爲序。蓋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卽濂溪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者也。以一而連九。以二而連八。以三而連七。以四而連六。則四行

周流渾淪無間。而土常居中。卽五行圖下小圈。☵所謂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也。此二句打合讀者。不可以辭害意。合而言之。九七陽也。不離

乎二四之陰。六八陰也。不離乎一三之陽。

一三水木。陽之生也。非六八之陰。不成。二

四火金。陰之生也。非七九之陽。不成。而水

火木金之成數。又皆取乎中五之氣。如一

得五而六成。二得五而七成。三得五而八

成。四得五而九成。而五之所以自爲數者

梓溪內集

卷二

六

又本於天參地兩。然而天有陰陽。地有陰陽。故五又得五數。而十成。此卽濂溪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嗚呼。此天地自然之易。羲皇擬天下之動。而畫卦。濂溪主天下之靜。而建圖。人物之性情。聖賢之事業。有不出於是者哉。

或問卦六畫自下而上。是言陰陽之生長。如木之自本而枝乎。圖五圈自上而下。是言天命之流行如水之自源而流乎。視帶于云。此未可以一說窮也。爻以六陰也。故上升圖以五陽也。故下降此一說也。爻以象言天圖以理示人亦一說也。

朱子圖下解

視帶子云周子此作乃百世道術淵源之所繫故朱子極力苦心為之訓解析理至精至密真聖學之指南希周者之所當先用力也芬以資稟庸頑誦玩雖云既勤輒又忘之敬因朱解間釋其義備錄之以就正于斯文之不我棄者云

○此第一圖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襍乎陰陽而為言爾。

視帶子云離字不襍字是言此圖與下陽動陰靜圖本不可分但欲指出陰陽本體故另作此圖于上以言此理之渾淪焉耳

梓溪內集 卷二

◎此第二圖此太極之動而陽靜而陰也。

視帶子云左邊紅者太極之動而生陽也。右邊黑者太極之靜而生陰也。

○中小圈者其本體也。

視帶子云其字指陰陽言陽動陰靜圖中白小圈即太極乃陰陽之本體也此見太極非有以離乎陰陽也言陰陽則太極便在其中矣

◎者陽之動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太極之體所以立也。

視帶子云陽動者造化發育循環無窮故曰太極之用所以行陰靜者人物稟受小大一定故曰太極之體所以立

梓溪內集

卷二

或問陽根於陰陰根於陽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似未可以陰靜陽動分太極之體用
 視帶子云自陰陽未生之先論之如人之
 喜怒哀樂未發畢竟只是靜此可見靜為
 體動為用也又自陰陽既生論之春夏乃
 陽之發舒秋冬乃陰之收斂蓋必根荑完
 其而後及萌芽甲拆此陰靜為體陽動為
 用也夫有陰陽便是太極所為故文公曰
 陽動太極之用所以行陰靜太極之體所
 以立每着一所以字則陰根于陽陽根于
 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與夫陰陽之不可
 分體用皆可推矣

大抵濂溪考亭皆吾道正統而為天地立
 心者也病秦漢以來儒者不知明體適用
 為聖賢之學故濂溪建圖發聖人主靜之
 說而考亭于圖鮮發端處亦便以陰陽動
 靜分體用蓋亦本乎主靜之言為人求之
 未發之中以立太極之體耳試以吾儒體

用論之正心誠意所以立體治國平天下
 所以致用王道之大一天德之純也伊尹
 之事業本顏淵之學問也方其立體時亦
 必讀書窮理致知格物孜孜焉而有所事
 非一於默坐靜齊也然自是靜底事及其
 致用時亦必篤恭莊蒞論道經邦休休焉
 而無所事非一於執掌奔走也然自是動
 底事由是言之體無不靜用無不動而陰
 靜為太極之體陽動為太極之用昭昭矣
 若不以太極言則動為陽之體靜為陰之
 體如論語知者動仁者靜註云動靜以體
 言是也若并以五行言則動為陽之用靜
 為陰之用如圖說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
 金土是也故曰動靜無端又曰體用一原
 學者不可不察也

者陽之根也。者陰之根也。

視帶子云根字有生之義。蓋陽不生於陽而生於陰。陰不生於陰而生於陽。此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而陰陽之互為其根也。



此第三圖

視帶子云此句本圖說文言五行皆陰陽變合而生者此生字兼成字言

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

視帶子云變動也合疑也曰變曰合自其氣之行質之成而言也。蓋濂溪於第二圖言陰陽既闢左右以示人恐人遂以為判然二物故此言五行必先以陰陽交系入之於上以見一變一合此陰陽之所以互根而五行之所以具也非謂陰陽前此判然二物至此而後始變始合也。

梓溪內集

卷二

九

☵陰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穉故次火。☴陰穉故次水。☳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入交系乎上者陰根陽陽根陰也。

視帶子云居右居左非偏屬陰陽而言也。以陰陽之偏勝者而屬之也。蓋第二圖既以陰陽立兩儀而分陽於左分陰於右則天一生水雖若根陽然觀之於坎則陽陷於陰中。三陰氣為盛故當居右而屬之於陰地。二生火雖若根陰然觀之於離則陽包於陰外。三陽氣為盛故當居左而屬之於陽天三生木而木形實似不可以言陽穉也。然自春夏言之則春為少陽如震。三以一陽動於下是也。故曰陽穉而位次於地。四生金而金體固似不可以言陰穉也。然自秋冬言之則秋為少陰如兌。三以

一陰說於上，是也。故曰陰稱而位於上。若夫土之居中，非以其冲氣也。以河圖五十居中之數觀之，亦自然之位。而氣之所以爲中也。由是觀之，伏羲之畫卦，固則乎河圖。濂溪之建圖，亦則乎河圖。昭然可見。但卦之方者，以明象器之一定。圖之員者，以明理氣之渾成。其實一而已。

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

視帶子云：五個而字明五者相生流行之序。且釋圖中五條系絡也。

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

視帶子云：水火木金土氣之流行不已，故曰五行。五行異質，而皆不能外乎陰陽。故

粹溪內集 卷二

曰：五行一陰陽，此句本圖說文。五者各具一陰陽，則是無有餘無不足也。

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

視帶子云：太極以理言精也，陰陽以氣言粗也。太極生陰陽，則太極本也。陰陽末也。然理非氣不行，未非本不立。太極也，陰陽也曾何彼此之別哉。

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

視帶子云：夫太極不離乎陰陽，五行之中則亦有質有氣之可接矣。窮其本原，所以妙二五而無不在者，乃天道之至微而氣泯於質，雖聲臭亦不可得而接也。豈非性之本體哉。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

假借也

視帶子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然莫不各具一性而無待於外也如通書所謂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者是也

☯ 此五行圖 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

也

視帶子云此見天命之流行賦予莫非太極之全體下二圖雖不作可也

○ 此第 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

而男女一太極也

視帶子云此言人物之始氣化而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

粹溪內集

卷二

十一

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男女既生然後以形相禪則命由此出男女為一太極矣

或問考亭言乾男坤女是以氣化而生者

雖有男女之分然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則

皆完具無餘欠也故曰各一其性男女一

太極今言男女既生然後以形相禪則命

由此出男女為一太極似與考亭之說異

恐謬於濂溪之本旨視帶子云濂溪太極

圖雖有五然上一圖實下四圖之綱領所

謂無適而不有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別而言之上三圖又下二圖之綱領所謂無極

二五妙合而人生焉是為天太極也天太極有

圖在後五行一陰陽條下至第四圖則天以二五之全

付畀人物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自是而有

形化是第四圖又為第五圖之綱領也故

原其性同一太極正其分各一太極所謂

是萬為一一實萬分此考亭之精義固得

濂溪之旨然不知天之太極既以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則形化之工雖萬有不類天

固弗與其能譬之舜既命禹則凡禹之所

以祕典則以詒子孫者或涼或貪或否或

臧彝亦無用知矣况男女既成則人與物

殊聖與凡異立極首物必待至誠是雖性

無不在而無極之真渾然本體則不可以

比而同之矣故曰以形相禪則命由此出

男女為一太極此考亭未盡之論於濂溪

本旨亦無所謬也

又見人極下

○此第
五圖 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

而萬物一太極也

詳見說下解

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

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

視帶子云濂溪既以男女爲一圖萬物爲一圖恐人以辭害意真以爲人物聖凡初無少異故特說二五之流行變化唯人獨得其氣之秀又且理至完足故其心比萬物爲最靈此見無極二五天以其全界人而人即太極矣然人之所以爲人極以其

梓溪內集

卷二

十三

有最靈之心而能盡之耳盡心之道何如聖人之主靜君子之慎動是也故考亭云人極于是在言在此心耳

或問惟人最靈而人極於是乎在宜夫人

之能立極也又何待於聖人耶視帶子云

人之生者曰理曰氣曰質曰數四者而已

性之善出乎理神之清濁出乎氣才之優

劣出乎質壽之短長出乎數四者同出於

太極若未始有四也然相爲乘除而推盪

不齊人之生遂因以異是又未始無四也

數定於理之先質定於氣之後則數也者
 理之始也理也者氣之主也氣也者理之
 乘也而質也者理氣胥此焉成者也理出
 於無極理無不善氣動於陰陽則陽一氣
 而陰二氣也一氣二氣自陽音陰偶言此氣之有正偏
 而理之有全缺生之所受有不同也是何
 也以形相禪也故子之子不必肖父女之
 女不必肖母誠以陽同而陰不同也子必
 感於婦女必應於婿女應於婿子感於婦

則甥烏必其如舅孫烏必其如祖哉此耳
 目口鼻手足皮毛血肉肺腎肝膽胃脾腸
 臟心經二道三百六十骨節範圍於軀男

坤女之初者無不同其為狀貌或長或短

如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
 子兮短之類可見矣

或黔如禹之顏色黎或白如何晏潘安或

壯健如項羽袁紹關羽或羸瘠如沈諸梁

將不勝其衣可見矣或寢陋如晏平仲張

或肥胖如安祿山張元之或偃僕如莊子

大人支離跛者可見
或擁腫如新臺言衛

宣公如蘧除與戚施之類可見
或眉八彩

如唐堯或目重瞳如大舜顏回項羽王莽可見

或長頸烏喙如大禹皋陶句踐之類可見

蛇身人面牛首虎鼻如庖犧女媧神農夏后氏可見

或駢脇鬣膚如晉文公是也或蜂目豺聲如

揚食我是也或狀如鬼物如張良是也或美如

冠王如陳平董賢鄧通之類可見或戴肩

如帝嚳是也或四乳如文王是也或齟齬如武土

梓溪內集 卷二 又十四一

或河日海口如孔子或耳三漏如大禹或臂二

肘如成湯或銳上如神異賦言馬周火色喬肩之類

或豐下如新論云穀子豐下叔興知其有後是也

或方顙如衛青或縱理如梁武帝周亞夫之類

或清揚婉兮如詩言魯莊公是也或顏如渥

丹如詩言秦襄公是也或面如蒙俱如孔子或

身如斷菑如周公或色如削瓜如陶或面無見膚

如天或面無須麋如伊尹或隆準龍顏如漢高祖或鳳

姿日表如唐太宗或龍行虎步如宋太宗或領如蝟

蟻螭首蛾眉微莊或虎頭燕頤如班或馬

面彪身解律或猿臂如李廣劉聰之或踈

節如虞翻或勾拳鈎弋夫或銅鐵額如蚩尤或

有筋而無骨如徐偃王或髮立委地如晉武帝

或手垂過膝如劉備司馬炎之類是或長

短脚如非相言孫叔敖禿突而左脚或青

白眼阮籍或身橫九畝其節專車防風氏或身

長七尺而面長三尺其廣三寸公孫或紅

髮如宋芮司徒之女或藍面盧杞或美豔如孔華父之妻

梓溪內集 卷二 又十四

或附贅懸疣如宿瘤婦人貌極醜齊潘以

為夫雖萬有不齊要皆不離乎人也因形

以推氣因氣以推理則理有定而氣不齊

理常靜而氣常動人性之不齊其職於此

矣何也理以氣通氣以理行理氣相乘而

人之質成此無極二五之混融無間而乾

男坤女所以為太極也夫以乾男坤女為

太極則形之禪氣之禪也氣之禪理之禪

也何人性若是之不齊耶盖理以氣通氣

以精會精氣之醇醜清濁而理之所以乘
除餘欠者係焉以清醇之精而值夫一時
靈和之氣則理亦渾然於其中此賢人君
子之所由生也以醜濁之精而又值夫一
時繁戾之氣則理滯而莫通此下愚不肖
之所由生也又或戾氣馮精理至焉而逆
之如水之行而磯磧激射之水斯逆流而
潰怒矣受氣之初理無所馮此頑嚚傲狠
凶悖貪饕之所由生也且天之太極一也

乾男坤女之爲太極兩也以兩太極爲一

太極則氣之行有順有逆理之行有遲有

疾

遲疾自人性
緩急可見

觀之五星之行天可見矣

故氣有方順而或不值乎理理有方至而

氣或逆之此堯舜之德同天而堯子丹朱

舜子商均卒於下愚宣姜之淫傾國而許

穆夫人宋桓夫人終能守禮司馬黉兄也

司馬牛弟也一爲亂臣一爲賢士而同一

母柳下惠兄也柳下跖弟也一爲聖人一

爲大盜而同一父微子受辛母不同而父同也而一聖一狂扶蘇胡亥父同而母亦同也而一仁一暴又有偏於生男而無女者如太姒之一氣十男有偏於生女而無男者如淳于意之一氣五女又有每乳必二如周有八士者有終身不孕如娥皇莊姜者凡此之類若以爲出於天而不係於人則不應如此之不齊矣是蓋精之通與不通氣之感與不感理之至與不至故人

之生知覺運動範圍於乾男坤女之初者無不同而所生之或賢或愚所成之或男或女所繼之或衆或寡或亡或有而自不能齊也此人之太極不能不異於天而物之太極不能不異於人亦可推矣苟誠以爲男女一太極萬物一太極人物聖凡性無少異則是湯武之性卽堯舜之性也何以致反之之功桀紂之性亦湯武之性也何以有下愚之號指犬馬而拜之曰此實

有堯舜之性雖有狂病之人亦不信矣又將執蝮蛇而號之於人曰此實有堯舜之性雖三尺之童必唾罵而走矣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此聖之與凡固有別矣可謂聖凡一太極乎孟子曰民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則人之與物固有別矣可謂人物一太極乎故自太極而論人則人性宜無不善自乾男坤女而論太極則太極萬有不同又自物

而論太極則與人太極又相遠矣是何也太極形而上者也人物形而下者也人又人物又物所謂源遠而末益分其終烏得不稍異哉譬之嘉穀之爲種也一歲而有粃粒焉再歲而色粟異焉再歲而形味或且異焉雖其中之美者固自若也執其粃粒白穗赤粟告人曰是非此種也孰信之哉則知始同終異雖以造化之工其勢亦必至此况乎男女之形化信其理氣之自

成者哉故濂溪作圖首一圖貌出太極以著性之本體渾然如此第二第三圖言太極之動靜流行自有二氣五行之不齊至第四圖言氣化第五圖言形化雖各具一

圈如太極然

此朱子所以言男女一太極萬物二太極

然自上

而下自近而遠固自有次第矣故孟子之言性善指仁義禮智而言者也仁義禮智烏有不善者哉但以人之稟受言之則或全或缺或有此而無彼或得其一而不得

梓溪內集

卷二

十八

其三或得其三而不得其一

如論語知者樂水仁者樂

山孟子言有禮者敬人智者行其所無事易言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禮言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之類可見人性之稟不能齊所謂或全或缺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能盡人之性以立人極也

又或得其一者至

於太過得其三者而皆不及此韓子性有三品之說優於荀楊然自予言之雖謂性有萬品可也豈特三品而已哉故曰自乾男坤女而論太極萬有不同也然則以人言之乾男坤女果何如人而乾男坤女亦

何如而爲太極也蓋天地初闢始生之人
乃氣化者必至神至聖與天地相似故能
裁成輔相以左右斯民是則所謂乾男坤
女也盤古之先有聖人不可得而知人皇
之後有聖人不可得而考厥後若伏羲神
農少昊黃帝顓頊雖曰形禪要其實大抵
亦氣化者也

如劉子新論云華胥履大人
之迹而生伏羲女媧感瑤光

貫日而生顓頊
之類可見矣

故能首物立極所謂乾男

坤女者非若人乎又其後也若堯舜文王

梓溪內集

卷二

十九

孔子四聖人之生則記傳可攷歷元可推
皆當天地之會貞元之合日月合璧五星
連珠是雖形禪而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惟
馮之而已其實無所待也何以知其然也
漢洛下閎造太初歷云歷八百歲當差一
日有聖人出而定之至唐玄宗時張公謹
孫一行生果當其期玄宗呼爲聖人命造
大衍歷夫一行雖不敢比堯舜文王孔子
首物立極之聖亦可以證四聖人之生不

偶也必如此乃可謂之乾男坤女乃可謂
之人太極夫天能以太極之全授聖人聖
人不能以太極之全授男女亦自然之勢
也蓋精隨氣動氣以理行盪摩盈縮雖聖
人致中致和無所不用其極而一晝一夜
有萬三千五百六十息亦安知氣無一息
之不和理無一息之不中精無一息之不
固如予之所云順逆遲疾者哉此堯之九
男二女不必如堯舜之二女一男不必如

舜文王之十三男一女不必如文王孔子
之一男一女不必如孔子夫聖人不能以
太極之全授男女非聖人不能也天也天
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變陰合而
生水火木金土則天亦不能以太極之全
與二氣五行矣何以言之方其日月未運
五行未播此所謂太極也所謂東西同度
南北同道如合璧如貫珠可以爲歷元者
實天太極之本體也及其日月旣運五行

既播則周天之度日行常不及天一度月
行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以
周天之度而積分之則一歲十二會日月
之常也一百七十三日有奇而交食日月
之變也然有當食而不食者有不當食而
食者有頻交而頻食者是常者同而變者
不能同也夫陰陽一太極也其不能同乃
如此五行一陰陽也氣行於天而爲四時
亦宜乎順逆遲疾之相若也而金水乃一

歲而一周天火乃二歲而一周天木十二
歲而一周天土二十八歲而一周天其運
行之不同如此又金之出以寅戌入以丑
未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一入又出西
方二百四十日而一入三十五日而復

出焉

一說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出東方
二百四十日而入四十日又出東方

出以寅戌
入以丑未

水之春分見奎婁夏至見東井

秋分見角亢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
丑未晨見候之於東方夕見候之於西方

馬木之四仲年行三宿四季四孟年行二宿焉火之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出行列宿自有入無自無入有而出入無常焉土之常以甲辰元始斗建之歲定度鎮得一宿焉其出入之不同如此夫五行皆陰陽之氣也皆本於太極也其動而變也不齊如此初何病於太極哉知乎此始可以論人物下之太極矣始可以論性命之微矣

然形之爲也神之發也五性水金土火之德

梓溪內集卷二

二十二

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之所由以生也

視帶子云此本濂溪言衆人有於極之道而常失之於動也蓋陰靜太極之體所以立在人則四肢百骸九竅之形即陰之爲也陽動太極之用所以行在人則知覺運動精神之著即陽之發也太極有五行在人則仁義禮智信即水火木金土之德也太極有乾男坤女在人則五性感動或善或惡即男女之所以分也太極有萬物化生在人則大而綱常倫理小而應對食息日用之間事有萬殊即萬物之象也苟於善惡之發不審其幾萬事之應不主於靜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其爲禽獸不相遠

也真有一萌則日用之間泛應曲當而有以廣
天下之達道所謂行之也中發之也仁其
動也直有以全太極之用故曰動靜各臻
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
中也寂然不動只是情欲不能感利害不
能攻非如槁木死灰之說也蓋以正與義
為體以中與仁為用則是無一毫人欲之
雜而又常主乎靜焉則靜者誠之復而性
之貞也其於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
動也何有哉所謂唯天下之至誠其道之
大雖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不能違者矣
大抵聖人全動靜之德只是陰陽合德故
天地者陰陽之體日月者陰陽之象四時
者陰陽之氣鬼神者陰陽之靈合天地者
所性之全體合日月者彝倫之攸敘合四
時者喜怒之中節合鬼神者制作之盡能
故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是能
繼天立極而為天下之至誠也

梓溪內集

卷二

二十四

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脩此而吉也小人之
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

視帶子云戒謹恐懼敬也君子由教而入
道也放僻邪侈肆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吉
者中和之德也

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

☺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

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

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太極釋義下

視帶子云此可見一陰一陽而易道之大也所謂畫前之易羲皇以之爲卦濂溪以之爲圖皆以明此而已立三極之道而發聖人之蘊濂溪五圖真與八卦相表裏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其自信爲何如哉

視帶子云易爲文字之祖五經之源而孔子所謂太極者濂溪圖說有以發其祕中庸爲傳道之書天命一章子思立言之體要也濂溪圖說有以該其義其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卽易所謂太極生兩儀

梓溪內集

卷二

二十五

也而動靜二字發聖人未言者其曰陽變

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卽易所謂兩儀生

四象也而陰陽合變之妙又發聖人之未

言者其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卽中庸

所謂天命之謂性也其曰形旣生矣神發

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卽中庸

所謂率性之謂道也其曰聖人定之以中

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卽中庸所謂修

道之謂教也其曰君子修之吉卽中庸

懼慎獨而致中和也故其自信亦以此圖
此說爲能庶幾斯文之與故曰大哉易也
斯其至矣然則太極圖說豈末學之可以
驟窺者哉故因考亭之解更繹其義庶幾
優游涵泳而或有所得也

無極而太極

視帶子云此第一圖義乃一書之綱領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
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

梓溪內集

卷二

二十六

有無極也

視帶子云無極而太極中間着一而字便
見太極本無極所謂無極者妙于形氣之
中而太極云者則理也氣也質也有可得
而言者考亭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二句釋
無極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二句

釋太極中間亦着一而字以見非太極之
外復有無極而無極者太極至微之稱也
中庸言君子之道費而隱隱字便是無極
意費字便是太極意其語意正相似

或問無極之名始於濂溪否視帶子云或
起於孔子但今未存考也陳北溪云柳子

言無極之極邵子言無極之前則是周子

之先已有無極之說但椰子邵子以氣言
周子則專以理言

或問饒雙峰言太極天理之尊號然歟視
帶子云此說未盡蓋太極當以理氣形三
者兼言雙峰又言太者大無以加之稱然
歟曰非也蓋太者首物之義如云太上太
古太祖太后之類故曰造化樞紐品彙根
柢樞紐根柢四字釋極字造化指下文二
氣五行言品彙指下文男女萬物言

梓溪內集

卷二

二十七

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二句是大雅文
王之詩子思嘗引之以贊不顯維德之妙
考亭亦援於此蓋以無極亦不顯之至者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視帶子云此第二圖義極言陰陽動靜之
妙也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
一陽之謂道

視帶子云靜本不可說流行但云生陰生
陽便是流行此真實之理在陰陽之內故

又引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明之道卽理也卽第四條所云性也

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以資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

視帶子云濂溪此條只言陰陽混闢流行之妙未及生物考亭恐人亦截然看了故以通書誠上章文錯綜言之以明陰陽乃是實理流行而賦予人物者誠卽太極也其動其靜二其字亦指太極也誠之通陽動也誠之復陰靜也其曰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者以見太極之本體一誠也其曰繼之者善萬物之所以資始者所謂乾之元亨乃誠之源而太極之陽動也其曰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者所謂乾之利貞乃誠之復而太極之陰靜也聖人之所以聖者全此而已物之所以成者得此而已故曰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

梓溪內集

卷二

二十八

按通書誠上章全文云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

其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

之源乎

動極而靜靜極復動

動

一

之所以流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

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

視帶子云濂溪見得天下之道千變萬化只是動靜兩端雖以太極陰陽之妙亦不出此其曰動而陽靜而陰則動靜固陰陽之大分也而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則陰陽皆動又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則陰陽皆靜此則太極之神妙也故通書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以此○或問何以知太極之有動靜曰自陰陽而言之何以知太極之有陰陽曰自兩儀而言之

或問陰陽二字義視帶子云陰陰也言陰

梓溪內集

卷二

二十九

氣在內與陰陽揚也言陽氣在外發揚

又問兩儀字義曰陰陽之有儀猶八卦之

有象儀形也可儀也象貌也可像也八卦

之象不一

如乾為天為園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水為大亦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專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葭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

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

究為躁卦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

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

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

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

其於木也為堅多心離為火為日為電為

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

乾卦為驚為蟹為羸為蚌為龜其於木也

為科上槁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

闕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

也為堅多節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

決其於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則陰陽之儀當亦不止如考亭指為天地

梓溪內集

卷二

而已竊意陰之儀如小如厚如重如濁如

方之類陽之儀如大如薄如輕如清如圓

之類凡此皆一動一靜合變而為之者故

可指以為陰陽之分故曰分之所以一定

而不移又曰陰陽形而下之器也

或問今言陰陽之儀如此則考亭以天地

分兩儀非耶視帶子云天地是儀之次者

若截然以天地為兩儀則太極是混沌恐

非濂溪本旨且引邵子十二萬九千六百

年爲一元之說以爲一萬八百年爲子會
陽氣上浮而爲天又一萬八百年爲丑會
陰氣下凝而爲地又一萬八百年爲寅會
於是陰陽交感人物始生邵子精於數學
故大爲此論竊據太極之理言之則一動
一靜互爲其根安有積一萬八百年陽始
上浮然後又一萬八百年而陰始凝結有
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有陰陽
五行便有化育又何待積一萬八百年而

始生人物故謂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
爲混沌吾不得而知也謂十二萬九千六
百年之後爲混沌吾不得而見也謂天地
之數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極吾亦不
得而信也昔劉恕道原其博雅貫穿司馬
溫公亦推重之者也其通鑑外紀謂開闢
至獲麟周敬王三十九年歲在庚申實魯哀公之十四年也二百七
十六萬歲分爲十紀大率一紀二十有七

萬六千年邵子一元開閉却只有十二萬

九千六百年以爲自舜禪禹丁巳年三七
年癸亥巳會方終計六萬四千八百年爲
開闢以來之年數蓋一元至此已過半矣
劉之說何其太脩邵之說何其太短是當
以理觀之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可
以觀天矣易曰地道變盈而流謙此可以
觀地矣記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
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可以觀人物
之生矣孰謂三才之立每有待於一萬八

百年之積累而後成耶列子之學號稱荒
唐猶不敢質天地崩墜之說吾儒窮數極
理誠不可拘滯之見而落幻龐之說也是
故天之有晝夜者陰陽之節也不可以爲
混闢之徵人之有作息者動靜之節也不
可以爲死生之驗何也今日之人非昨日
之鬼也死者常一二而生者常八九也若
有未來之天地與夫旣往之天地則穹窿
垓北之狀亦必有異而日月江山之成形

成象者亦必不同一元二元之後亦必少
則有三四天地多則有十數天地積而至
於八元九元則天地無數而佛氏所謂三
千世界者亦有之矣若以爲後之天地卽
今之天地則今日之人亦昨日之鬼也豈
理也哉天不可窮也以地之積塊者言之
碣石之淪沒終不能起黃河之決者自漢
迄今未復故道由地以論天則日月薄食
飛流孛彗陰陽之氣所屬者徃徃見之夫

何蒼蒼之體自伏羲甲子至今正德乙亥
五千二十五年曾不少有缺裂壞爛乃至
戍會遽閉物而消數耶中間雖有女媧煉
石以補之說先儒又爭辨其事不經以是
言之妄有所謂混沌耶或者又以秋冬之
閉物驗之殊不知秋冬非肅殺乃百物之
所胎故月令仲冬之月水泉動此天一生
水之實可見矣生民之詩曰履帝武敏歆
攸戒攸止天地秋冬之胎物所以嚴凝者

攸戒攸止之意也故易云利貞者性情也
自孰云天地生物之機有時而或息耶

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

視帶子云太極亦有理有氣有質陰陽亦
有理有氣有質太極不可專言理陰陽亦
可專言氣五行不可專言質蓋既云生陰
生陽則自一氣生二氣又云生水火木金
土則是二氣生五氣向使太極無氣何以
能生下文云二氣交感則又一氣之混也
又云布五氣行四時生萬物則又一氣之
闢也一混一闢蓋混而後闢非言既闢之
氣復能混也蓋一動一靜而象器著焉此
氣之無徂不在而動靜者為所乘之機也

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

梓溪內集

卷二

三十四

視帶子云此語本程子形而上為道形而
下為器考亭自辨云陰陽太極不可謂者
二理必矣然太極無象陰陽有氣則亦
得而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為道器之
別也愚意對太極言以陰陽為器亦可然
自陰陽言則太極之所以妙正在於此豈
可以為滯於器哉

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
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

蓋

視帶子云此即陰陽一太極意所謂器動
道也

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

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

視帶子云此卽無極而太極意所謂道器也

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

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

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視帶子云只互為其根一句便見無端無始意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

焉

視帶子云此第三圖義下二句以見天道之所由成也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

梓溪內集

卷二

三十五

變一合而五行具

視帶子云此解五行原到太極上卽下文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意考亭之立義精矣

然五行者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者也

視帶子云水火木金土之得名質也具於地者是也其所以為水火木金土者氣也陰陽也行四時者是也故曰氣行於天

或問考亭言五行者質具于地而氣行於

天者也如人亦五行之成質者故中和之

致而自能位天地育萬物否視帶子云據

書推理便有此意據理玩文則此一言者

按唐孔氏云萬物成形以微著爲漸五行
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
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
土質大爲五又按考亭云陽變陰合初生
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
形有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
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行之生皆
自土中旋生出來此序又稍異且與孔說
皆議生於已形之後未合生成之數故瀧

溪亦只言生今言生字當兼成字看據河

圖數似有理

說見圖
下解

但恐非圖說本旨視

帶子云生字若不兼成字言則氣偏理欠
何以布五氣而行四時乎孔朱二說誠未
可以爲定論也大抵太極一動一靜陽初
降便生水潤下而交陰故曰天一生水陰
次升便生火炎上而交陽故曰地二生火
既交而變陽遇陰而達則條暢爲木故曰

天三生木既變而合陰得陽而歛則肅結

爲金故曰地四生金一升一降一變一合
四行既具重濁凝奠乎中央而爲土陽盡
降而陰也故曰天五生土天既生土坤道
始成則水資地載以流動而水成於地六
矣地既載水乾天益清則火藉陽光以閃
爍而火成於天七矣火成之後氣達而實
則木華於坤柔此木以地八而成也木成
之後氣斂而固則金鑛於乾剛此金以天
九而成也四行既成土厚而博爲萬物之
所資藉爲天地之所依附而成終故曰地
十成土也河圖生成之序之數似須如此
說方分曉。

或問天一地二之次考亭以爲猶數錢云

一文二文不可以爲第一第二第三然歟
視帶子云但以水居五行之先論之其序
蓋有必然者姑以人之一身言之貪心動
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

心動則精生方此心寂然不動之時則太

極也。此心之動則太極動而生陽也。所以
心一動而水生。此見天一生水也。蓋神爲
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
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木火
陽也。金水陰也。

視帶子云。此解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二句
蓋春木氣溫。夏火氣炎。秋金氣涼。冬水氣
寒。土冲和氣居其中。故曰布五氣行四時
也。然必自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水。
故曰順布。春生夏長。故曰木火陽也。秋斂
冬藏。故曰金水陰也。圖下解所謂陽稱陽
盛於此。可見矣。

或問自秦漢迄今。儒者皆言土寄旺於四
時之季。而濂溪此處却言五氣順布。似乎
土只在夏秋之交。視帶子云。濂溪乃斯道
之所興。畫圖著說。又皆本於河圖。所以立
義至精。而入神。其或有所引而未發。正後
學所藉以爲致知之地。若夫寄旺之說。不
知先正何以皆安而不辨也。大抵紐於四
時之序。易見。暗於五行之理。難窮。以爲夏

秋之間。若以七十二日屬之。土氣則躋前

那後夏入于春秋入于冬矣不若分屬四季各一十八日亦庶幾土居中央之義又有不通之甚者每月以六日屬土皆由安

於寄旺之說也殊不知水得土可以生木

此見土氣行于冬春之交

火得土可以生金

此見土氣行于夏秋

之故水潤而木華非土培則不華而漂矣

火烈而金精非土範則不精而耗矣若夫

木埋於土則火之焰不燃

此見季春難言有土

金壠

於土則水之源不達

此見季秋難言有土

故濼溪言

梓溪內集

卷二

四十

五氣順布者土在夏秋之交自其四時流

行者言也不易之論也愚謂其引而未發

者夏秋之交有土冬春之交亦有土自其

循環無窮者言也亦有稽之言也蓋四時

春為少陽夏為老陽秋為少陰冬為老陰

水乃陰之極得土而生木此冬之後有春

也火乃陽之極得土而成金此夏之後有

秋也故五氣只是二氣五行只是四行而

易之所謂四象者此非其效歟

又問土在冬春之交斯言似有理果何所
稽乎視帶子云後天圖言卦氣之流行者
也明哉明哉

後

天

卦

圖

離火

坎水

粹溪內集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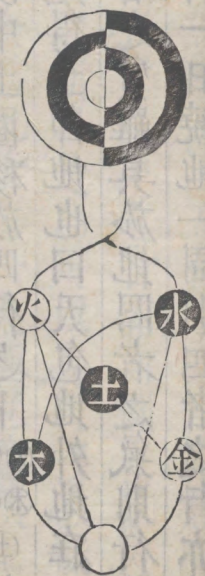
四十一

由此圖而推之則知五行之氣播於四時
而天道成運於八卦而易道著用於九疇
而彛倫敘驗於黃鍾而律呂定雖聚散攻
取百塗莫不根本於是合而言之五行又
只一陰陽也故董仲舒言陰陽爲儒者宗
以此

大抵水火者天地之真精木金者水火之
精氣惟真精之爲也故陰陽互根而至神
之莫測惟精氣之合也故剛柔成質而三

物之可窮何以言之火不知其所始水不知其所終水不假物不可持火不假物不可執善用之人賴以生不善用之人由以死非至神之莫測而何水生於有故木生於土者亦有本火生於無故金鑛於土者亦無常木樸然而曲直可繩金塊然而方圓可範然或爲宮室爲器用又必四者相尅相資初不能獨成故雖能生人不能死人鎡鄒干將或有時而殺人也然非鎡鄒

干將之能操之者之志也故曰兵莫慘於志鎡鄒爲下非有物之可窮而何若夫土卽地也德合無疆氣無不在水得之其流不溢火得之其光不洩木得之培而條達金得之鑛而道固參之河圖之數一得五而六成二得五而七成三得五而八成四得五而九成其義至爲明白此濂溪之圖所以交係水火於陰陽列係木金於水火之下而以土居中也



右圖重出無別義特著五氣之布土在水火之復



因玩前圖水系於木一條亦當如火系於金者從土中過方合後天圖義而四行之中土氣無不通又可見矣此地之博厚無疆足以配天之義也

梓溪內集

卷二

四十三

視帶子云此可見水之精氣行乎土而生
 木火之精氣行乎土而生金此所謂氣化
 者也木之生火火之生水無待於土者所
 謂形化者也

或問若言土有博厚配天之義則當以瀟

溪中土圈移於四行之下



如此方

見得土即地也曰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四
 者之質雖具於地四者之氣則行於天

行一日繞地一周則四者之行亦繞於地

問此濂溪五行之圖以土居中實本河
圖五十居中之旨而河圖之數又特出於
天之所爲是烏可以妄自移易哉且五行
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濂溪上三圖本
只是一箇天太極合作一圖觀之義尤明
著合續天太極圖在五行一陰陽章下併愚前以河圖圓之
者合觀焉亦足以曲暢旁通矣

問儒者皆言火生土土生金曰土之體博
厚無疆非火所能生今湖蕩之中或浮沙

梓溪內集

卷二

四十四

成洲平地之上或積壤成丘火何所用其
力耶但火之精氣行於地中土因是而成
金故金之明在內則金乃火之所生土之
所成也

問水生木而水無所虧木生火而木隨以
滅曰水之生木以氣氣則屈伸往來之無
窮故氣至而木榮氣返而木枯木之生火
以體體則一定而不可損益故體盛而火

亦盛體微而火亦微體燥則近於火性故

其燄燃體潤則猶存水性故其燄鬱體存而火存體滅而火滅矣或曰水智也智者行其所無事水仁也仁者不自私已故殺身以成天下之事或曰水假土以生木不自用而取諸人也木不假物而自用是以勞身焦思而至於斃也故孔子以木爲近仁必示以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然則天下之善事豈一人之才所能辨哉知乎此則知所以主靜立極矣

梓溪內集

卷二

四十五

問金生水而潮汐應月豈月亦屬金而氣相感乎曰月非屬金說卦坎爲月是以類相應也蓋月乃陰之精行於天水乃陰之神行於地精者光發於外神者明藏於內故月影山河之象水涵星斗之文是其精神相爲流通而其氣亦相爲盛衰也故月上而潮生月落而潮枯月虧而潮小月盈而潮大由是推之陰之耦亦可見矣又問潮與月以類相應說卦又言窮爲日爲火

則日與火亦同類也日出而火無光何耶
曰日乃陽之質運於天火乃陽之氣運於
地質固行乎氣氣必待乎質故日有寒炎
之候火有盛衰之殊是其氣質雖若相似
蓋然其用則不能相竝也故日出而火昏日
入而火明日未而火入日短而火出由是
推之陽之奇亦可見矣又况太陽爲人君
之象至尊無對燈燭之光烏可與之爭能
哉一出而群動作此顯比之道所以應之
者又烏可以論其類也耶

梓溪內集

卷二

四十六

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
則動陽而靜陰也

視帶子云此動靜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之動靜小異

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

視帶子云不可窮承上四條看有對待之
陰陽有流行之陰陽有氣質之陰陽有動
靜之陰陽故自其生之序言之則其所以
分陰陽者異於行之序自其行之序言之
則其所以分陰陽者異於生之序生以質
言行以氣言故統言之則氣皆陽而質皆
陰固不可以水木火金分陰陽亦不可以
木火金水分陰陽也氣有動靜質有動靜

故錯言之則動皆陽而靜皆陰固不可以行於天者為陽亦不可以具於地者為陰也此五行之變所以不可窮也

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天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視帶子云虧欠以理言間隔以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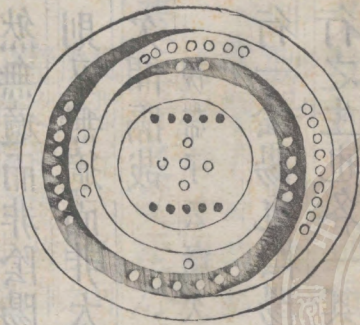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視帶子云此總結上三圖義今合作一圖如左于義頗切

存溪內集 卷二

四十七

天太極圖



易金木水火字以數者見冲漠無朕萬象森然意又見本於河圖也中亦存五與十且見地方之義而地之為土在天之內皆可見矣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

視帶子云上具字全也下具字器也

故又卽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理莫非無極之妙

視帶子云此解上三句之意

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

視帶子云此解下二句意下文不過申詳此數句耳

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然皆不能外乎陰陽

陰陽異位動靜異時然皆不能離乎太極

視帶子云不能外不能離六字正解本文兩箇一字

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

梓溪內集

卷二

四十八

性之本體然也

視帶子云此解本無極一句本非根本之本

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

視帶子云此性字兼氣質而言者也蓋言太極之外無物有物則其一太極也故曰五行之行各一其性則萬物之各一其理亦可知矣

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

一其性也

視帶子云以質則水潤火燥木柔金剛上濟以氣則水寒火炎木溫金涼是其所稟不同如此然生於天者成於地生於地者成於天所謂陽變陰合莫非太極之全體

無有有餘不足者故曰各一其性中羅

問解性字云無一理之不具無一物之不

得於此性字義為切

或問洪範蔡氏傳云潤下炎上曲直從革

以性言爰稼穡以德言其言性字即各一

其性之性歟視帶子云不同也此所謂性

正言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初無所虧

欠間斷如考亭圖下解云氣殊質異各一

其太極是也蓋自其渾然者言也潤下炎

上云者先儒以為自氣質之性言之也且

蔡氏此段解疑亦未精蓋箕子此十一字

錯綜勘酌研窮五行之妙每以一字互相

發明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不可專以為性

爰稼穡亦不可指為土之德也蓋水曰潤

則火之燥土之溽木之柔金之剛可知矣

水曰下火曰上則木之左金之右土之中

可知矣火曰炎則水之寒土之和金之平火之

金之涼可知矣木曰曲直則水之平火之

銳土之員金之方可知矣金曰從革則木

之變土之化水之因火之革可知矣土曰

梓溪內集

卷二

於稼穡則水之於血火之於爨金木之於
宮室器械可知矣先儒陳大猷氏云潤以
質言炎以氣言上下以位言曲直以形言
從革以材言爰稼穡稽以用言似亦覺恭傳
有蔽然於箕子之苦心均為未之有得也
問何以言木變曰炳而火爛而土可見矣
何以言土化曰燥於火潤於水敷於木飲
於金可見矣
何以言水因曰因甘而其因苦而苦因蒼
而蒼因白而白因坎而止因川而行因激
而鳴因風而浪可以見矣
何以言火革曰革生而熟革柔而剛革剛
而柔革韌而脆可見矣若夫金之可方可
圓可平可直是亦革也然非火則不能故
特命之曰從革

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或問考亭云太極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此可以見人性之善歟視帶子云性之理已略辯于圖解人極之下矣但又以五行之生言之則金生於火也火性烈而金性剛木生於水也水性緩而木性柔此則一理之賦所謂性相近也然水行也而向於下水止也而向於上火散也而向於梓溪內集卷二

五十

無金道也而向於有此則土之所爲所謂氣稟之拘也

右四章言天太極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視帶子云此第四圖義言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也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視帶子云此第五圖義言人物既生遂以形化

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

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

視帶子云此性字兼理氣言蓋氣以理行此見理之在天者若有知覺故在人為此心之靈也聖人有教以覺庸愚謂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者以此

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

視帶子云精以氣動蓋精者形之始而氣之終者也

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

梓溪內集

卷二

五十一

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

視帶子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句本易孔傳文瀟溪引之於此以見陰陽變化之實體而一健一順一男一女則太極之性情亦可得而言者矣但氣化之在物者易見如麒麟鳳凰之產著莖實草之生固是無種而其後之不能形化者蓋以其或有雄而無雌或有牝而無牡也在人之氣化如雅頌所傳皆聖人之經也后稷生乎武敏即周人之太極也司徒降於駘卵即商人之太極也此愚所以言乾男坤女為人

太極也餘詳見圖下解又云父母之道起於男女男女之於本乾坤乾坤之判本於陰陽陰陽之於本

太極

氣聚成形則形亦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
生變化無窮矣

視帶子云氣化之後爲形化盖自天地之初言之也其實形化之後亦有氣化如稷契生於高辛之世伊尹出於虞夏之時此愚所以疑乾男坤女亦人物之太極也又云變化無窮一句就陰陽言

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亦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物各具一太極也

梓溪內集

卷二

五十二

者不能也但一則曰各一二則曰各一豈真聖愚人無少分別哉特自二氣五行言之無不各具而其分數之多寡厚薄賦畀之精粗繁秀由於二氣五行之經緯錯綜者雖不言而可推矣餘見圖下解考亭亦自有辯

按考亭論云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凌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

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

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智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視帶子云此以人所稟受明上五圖義又詳見圖下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

視帶子云於動之動即喜怒哀樂所謂五性感動是也蓋人心最靈是心即太極也心之動便有善惡萬殊則太極之流行賦予於人者又安得而盡同耶此愚之論不得已而發於性學大明之後也

梓溪內集

卷二

五十三

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

視帶子云獨秀最靈天地之心即孟子所謂赤子之心也至於立人之極亦豈自外至而他求者哉則所謂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或問天地之心與人之極視帶子云天地之心其用也無私其體也無欲聖人之立人極亦如是而已矣

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

視帶子云自太極言之以形神分陰陽則可以形為陰以神為陽則不可如耳之輪

廓窻目之眼睛瞳形也耳之聽目之聽神也聽之聰視之明智也神之依於形如此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

視帶子云萬事出即中庸言達道而五性者即大本也所謂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是也故曰率性之謂道

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

視帶子云人與禽獸既異人心之動善惡又異只見與太極源頭處不相似矣

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梓溪內集 卷二

五十四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

無欲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視帶子云此言聖人脩道之教



聖人脩道之教視帶子云仁義禮智信人之五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純粹至善太極象也繼善誠源成性誠立一陰一陽之謂道在人謂之才兩儀象也剛善剛惡柔善柔惡是亦四象性動於氣所謂幾也善惡分萬事出則衆人汨其初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還太極是所謂立人極也

人太極圖

又云中一圖言人稟賦之初莫不具五性而全動靜之理次一圖曰善惡曰剛柔則衆人失之於動者亦氣稟之拘也外一圖立聖人立極以定之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皆得其中而還太極矣所謂與天地相似者以此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

視帶子云事物之感思慮之萌此心不與之俱徃也

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

或問太極一耳何以有是差等視帶子云

語太極則一耳若二五之氣相摩相盪自

梓溪內集

卷二

五十五

是不齊人物聖庸隨所值而稟受焉而太

極固無病也譬之稻與麥太極也春稻磨

麥乃太極之動而二五相摩盪也其米與

麩則以養人其糠與麩則以養雞豚犬馬

其米麩之尤精鑿滑膩者則以爲尚方大

官之奉此理之所自然不容以或紊者故

嘗謂化育之流行者天地生物之仁賦予

之不齊者天地處物之義於義之中又有

壽夭之殊貴賤之異者天地節文乎物之

禮也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也於親則親於民則仁於物則愛自有此三等之異者亦義也理一之中分不能以不殊此物之所以不得同乎人衆人之所以不得同乎聖人也故必聖神之徒荷天特厚斯能首物離倫而立人之極也然氣有不齊命有一定則君子疑於不必修矣小人雖悖亦命使之然何遽至於凶耶蓋天以秀氣賦人其分數多寡厚薄各有一定如君父

之命其臣子職有大小事有難易此命雖一定也臣子由是各求盡其職襄其事是所謂稟受之者初不敢有所違越是固然也殊不知在君子有所謂修身立命者有所謂行法俟命者即以君父之命言之武王之伐紂興周非父之命也周公之制禮作樂非君之命也高子之定魯僖非有稟於齊桓也堯夫之賻舅卿非有稟於希文也在武王周公則謂之立命立命者命由

此出人有以勝乎天也在高子竟矣則
之俟命俟命者以其事而聽乎天而天不
違也故論武王周公者以爲善繼善述能
盡中庸之道論高子者以爲忠臣從義不
從命論堯夫者以爲父子同心又左氏傳
言大夫出疆無遂事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如陳湯甘延壽斬郅支于康居使漢威德
弘于絕域是皆可謂行法以俟命者則知
命之所有者固不可逆若夫命有未及者

忠臣孝子寧不知所以至命哉君子之於
天以氣之流通則子也以心之畏敬則臣
也知其所稟之命有不盡然遂窮理盡性
必求至乎其極則是大舜能行乎瞽瞍伊
尹能行乎太甲而况於天帝之明明有不
底豫者哉有不圖惟厥終者哉故橫渠之
言曰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苟學問之功極氣稟誠不得而拘之矣豈
不爲天之忠臣孝子乎若夫小人悖之亦

非天使之悖而其凶亦勢之所必趨也嘗
讀易至訟卦以爲漢人言畫地爲獄期不
入刻木爲吏期不對雖以成周仁化其於
訟者亦有桎梏三木之拘攣圜土嘉石
內外之囚繫是凶莫凶於訟也求其所以
致此而不得及觀大象曰天行與水違訟
乃知小人之凶非降命者之罪也蓋水之
生原於天一是其初本一體也分形之後
天從陽氣而上浮水抱陰質而下沉天體

有定而水趨日益下衝潰突決斯人墊溺
於是始有咎天之不當生水者而水亦自
以爲汎濫橫流其性使之然也天莫之遏
而水之禍日甚此訟之所興所以爲至凶
也噫是不可以訟天也彼小人之所以得
爲人者初豈無仁義之良心哉特以不齊
之稟而又汨以不善之感旣而情欲勝利
害攻則良者日微而惡者日著此小人之
悖與水之違天而日甚者實相似也

僻放侈賊君亂倫不至於殺身亡家敗國
則不已此所謂小人悖之凶也初豈降命
而者之罪哉故嘗言人之精誠可以動天地
感鬼神而暴亂之行剛愎之性雖天地鬼
神莫能回也是天地鬼神豈靈於人哉此
謂君子之命不如聖人者所以當修也
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
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
極之道而無所虧焉

梓溪內集

卷二

五十九

視帶子云行謂見于事故欲其中處謂審
于理故欲其正發謂及于人故欲其仁裁
謂斷於己故欲其義是則中也仁也動也
太極之用也正也義也靜也太極之體也
其所以酬酢斯世以一天下之動者聖人
初豈求之於民生日用彝倫之外哉
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
定矣然動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
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
而一天下之動哉

視帶子云聖人主靜只是心不妄動蓋衆
人之動溺於情欲利害聖人之動一於中
正仁義於此見衆人紛擾多事所謂心勞
日拙而聖人寂然無事所謂心逸日休也

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

視帶子云四者動靜周流所謂一陰一陽之道也必主乎靜太極無乎不在也聖人非太極而何哉

此其所以成位乎中

視帶子云此句解立人極一句

或問以濂溪上三圖爲天太極以聖人爲人太極其妙同乎視帶子云天之太極主乎動聖人之太極主乎靜曰主靜之說固亦聞知何以言主動曰所謂動而生陽動

梓溪內集

卷二

六十

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蓋復者還其舊之謂也以見太極原只是動又謂陽變陰合又謂五氣布四時行曰變曰合曰布曰行皆是動故考亭之解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蓋亦有以識此矣易曰天行健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則是陰陽之運豈有一息之停哉雖曰動極而靜亦不過如程子所謂翕聚耳子在川上

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其肯深哉

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

視帶子云詳見圖下解

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

視帶子云考亭於圖下解太極以陰靜陽動分體用蓋本於元亨誠通利貞誠復之說此以中正仁義分體用因下文仁義與陰陽剛柔對說以見聖人全體太極陰陽合德可謂能發濂溪之隱者也

按考亭自辯云中之爲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爲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爲中

梓溪內集

卷二

六十一

之榦義者所以爲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爲體用亦豈爲無說哉况旣曰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有彼矣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耳

視帶子云引此以明其處不正則其行不中其裁不義則其發不仁

又云處之也正卽大學正心無所忿懣等事而有鑑空衡平之體行之也中卽中庸之發皆中節也於親而親於民而仁於物而愛裁之義也曰親曰仁曰愛發之仁也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視帶子云此以吉凶示勸戒詳見圖下解
聖人大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
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

視帶子云此可見聖同天

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
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

視帶子云兩此字指中正仁義之極而言
聖人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雜故能
主靜立極君子修之唯自慎動寡欲而入
則其爲聖而立極參三才而贊萬化也亦
可庶幾矣吉孰大焉

按通書慎動章全文云動而正曰道用而

梓溪內集

卷二

六十二

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悉邪也邪動
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又按聖學章全文云聖可學乎曰可曰有
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
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
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度矣乎

脩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
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
而聖可學矣

或問小人悖之是庶民乎是學者乎曰是
學者如孔子之所謂佞也孟子之所謂鄉
原大學之所謂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中庸
之所謂無忌憚者皆是也若夫庶民盜賊
之違理犯義則非其性之滋僞由於上之
人不能立極使之無道而教之無素也書
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
厥猷惟后荀卿子曰天下有道盜賊其先
變乎由是推之則知庶民之違禮盜賊之
犯義特以人極之不立耳非庶民盜賊之
罪也又從而刑僇之者果何心哉洪範曰
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箕子示武王之
意深矣堯舜之民多仁壽桀紂之民多鄙
天非以是邪

右五章言人太極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

視帶子云終篇引易文以証圖說義可見
圖亦則河圖以著明易道之大故下文曰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
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
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
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

視帶子云此可見圖義之大也蓋太極一
也在天成象在地成質在人成德信乎非
太極則三才有不立矣此所謂性命之理
也易之作順此而已圖之建明此而已先
儒言濂溪建圖屬書剖發幽秘幾與伏羲
始畫八卦同功可謂知德者之言矣

梓溪內集

卷二

六十四

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
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
知所以死矣

又視帶子云此可見萬物統體一太極

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
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

說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視帶子云玩此二句蓋濂溪自信斯文之
與矣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

視帶子云此二句本易繫辭文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

視帶子云夫易之隨時變易以從道者將以順性命之理也而此圖指太極無極之妙推氣化形化之工始要終其於性命之理剖發幽秘無餘蘊矣故曰斯其至矣則易之理豈有加於此圖哉此胡子以爲功在孔孟之間而考亭以爲道學之源也

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

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

梓溪肉集

卷二

六十五

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

學者不可不知也

視帶子云程子之言性與天道既出此圖則性與天道在孔門諸子有不可得而聞者况於初學之士耶考亭之爲此解蓋私淑諸人而真有所見聞者也

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

太極釋義





梓溪文鈔內集卷之三

明得

芬國裳甫著

孫

琛伯獻甫

稜季琰甫

輯

曾孫有章無文甫錄

後學進賢樊良樞尚默甫較

通書釋義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

梓溪內集

卷三

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

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

誠卽所謂太極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視帶子曰此乾元字與乾道字同看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

為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

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以

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聖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視帶子曰此乾道字即天道字引易文故不言天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
言乾道變化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
理於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
視帶子曰既云誠者聖人之本復引乾元
乾道四句即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也
純粹至善者也

梓溪內集卷三

即註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

視帶子曰當補云至此善絕形氣之私也

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
善之襍也

視帶子曰此句恐未說到賦受上

或問此至善字與大學至善同乎視帶子
曰不同此以天道人性言絕形氣之私也
彼以明德親民言止於所當止之地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

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帶視

子曰按易既云一陰一陽之謂道又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則此解不當以陰陽為形而下者且陰陽亦不當專以為氣若專以為氣則難以語道矣繼之

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梓溪內集 卷三 二

視帶子曰舉元亨利貞見乾之所以資始變化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為五行之性矣

視帶子曰通復還只屬陰陽恐未推衍到五行

太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視帶子曰此易字不是卦爻之易是易有太極之易也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

其中亦猶是也

然視帶子曰此章卽中庸言天道也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

視帶子曰濂溪於鸞臺妙處必反覆言之既云誠者聖人之本又云聖誠而已矣猶既云無極而太極又云太極本無極也但上方發明天道此言修爲而至於聖者不過全此實理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卽所謂

太極者也

梓溪內集

卷三

四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

順之屬萬物之象也

視帶子曰仁義禮智信乃人生所稟實理也未

可又說誠爲之本此五常當是親義實理全序別信而百行則日用時措之宜也

則五常不虧而百行修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

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

見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

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視帶子曰按中庸云知仁勇三者天下之

梓溪內集

卷三

五

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又云凡爲天下

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註云一者

誠也濂溪云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又云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又云誠則無事中庸

又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者非自

成已而已所以成物故時措之宜則二書

之言實相符契而濂溪之言似尤約而盡

也

至易而行難

視帶子曰稟受所固有者故至之易所謂
我欲仁斯仁至矣是也

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
人偽不能奪之矣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
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
難如此

梓溪內集

卷三

六

視帶子曰此章卽中庸言人道也

或問子欲以仁義禮智信言誠亦有據耶

視帶子曰濂溪言乾元資始爲誠之源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爲誠之立元亨爲誠之

入通利貞爲誠之復又言誠無爲幾善惡德

果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則

果而是誠也者在天卽元亨利貞在人卽仁義

禮智信純粹至善無一毫形氣之私人偽

之雜故謂之誠且此言各正性命爲誠立

理固曉然而中庸言天命之謂性言唯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則是舍仁義禮智信不可以言性舍性不可以言誠也昭昭矣但未至於聖者則當致曲以誠之致曲者卽孟子所謂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是也子思孟子其言一揆至濂溪言誠無爲幾善惡則幾之一字尤精密矣然則欲造誠之者之地亦審善惡之幾而擴充其四端之在我者哉

梓溪內集

卷三

七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卽太極也。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以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視帶子曰。陰靜陽動。善惡之幾。皆自動言。故不曰陰陽。而曰陰陽之象。此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卽五行之性也。

視帶子曰此只平說誠幾德三字以見無極二五妙合之意未就人身上看恐釋德字不當用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之意

性焉安焉之謂聖

視帶子曰性即中庸不思而得意安即中庸不勉而中意孟子堯舜性之兼安焉意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已聖者大而化

之之稱

視帶子曰此聖字似不用再訓盖孟子言大而化之之謂聖是由善信積

累而至者與中庸惟天下至誠為能化者相同亦誠之者之類灑溪言性焉安焉之謂聖

乃誠者也

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

明德無不備者也

梓溪內集

卷三

八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

人之稱

視帶子曰此賢字似亦不必訓

此思誠研幾以成其

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遍而不可窮則

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黃勉齋曰誠幾德此一段文理粲然只把體用二箇字本讀他便見誠是體幾是用

仁義禮智信是體愛宜理通守是用誠幾只是德摩來做在誠為仁則在幾為愛在

誠為義則在幾為宜性焉復焉發微不可見是體安焉執焉充周不可窮是用性如不堯舜性之也復如湯武反之也是既失了却再後得安則是安而行之不恁地辛苦執則是擇善而固執須恁地把捉發是源頭底充是流出底其發也微而不可見其充也周而不可窮是謂神指聖而不可知者也

盡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視帶子曰幾字在誠神之間作聖之地也可以見聖凡之判只在毫芒耳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

梓溪內集

卷三

九

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視帶子曰此三句之上似有缺文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視帶子曰此二句說精明不出

精而明

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視帶子曰此二句只說得神字

應而

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

視帶子曰此二句與本章論聖人之

幾似不同微而幽也

視帶子曰精則不為物雜而明則萬理畢

照也應則不爲物引而妙則萬事曲當也
微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幽則動與言
之變化非擬議之可及也誠固聖人之體
也非致其精則明或有不盡神固聖人之
用也非時其應則妙或有所頓幾固聖人
之德而之所以體用一源者非悉其微則不足以
言幽深玄遠之德也故曰誠神幾曰聖人
此幾字與上章幾字少異上章兼善惡也

誠神幾曰聖人

梓溪內集

卷三

十

誠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視帶子曰聖人主靜故其幾微而幽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

視帶子曰此動字與用字相對當自一念
之動言比幾字但略著耳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用
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視帶子曰濂溪此二句本自明白文公訓
似又是一意細玩似云動而合乎衆所共
由之道曰正用而得道於身而無待於外
曰和不似本意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豈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視帶子曰二節只言動不言用者動既不
正用必不和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視帶子曰辱自己言害自人言孟子所謂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是也

故君子慎動

視帶子曰慎動對主靜看方得

梓溪內集

卷三

十一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卽禮正卽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順理而行何往不利充

其本然竝立之全體而已矣

視帶子曰此廓當自功業上言中庸所謂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是也若自德性言當
云參天地塞天地自道言當云彌綸天地

豈不易簡豈爲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爲之則是而歎學者自失其幾也

視帶子曰文公此幾字却用得精當

師第七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梓溪內集

卷三

十二

視帶子曰氣質之性義理之性此言似是非而非者也夫人性豈有二哉今卽濂溪木文論之剛柔善惡可言氣稟之偏而中者亦氣稟之偏乎

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疆梁柔善爲慈爲順爲異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

能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視帶子曰上節言剛柔善惡此節言中不必以剛柔善惡為氣質之性中為得性之正蓋中是氣質之美者有剛柔善惡氣質之不齊也其曰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能事也語却有斟酌

視帶子曰周子言性發自昔聖賢之所未

發而與孔子之言相脗合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

梓溪內集卷三

十三

上智與下愚不移使孟子遇之亦當敬服故予嘗

言濂溪立言立德當在孔孟之間別有論具於後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視帶子曰三句與成湯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同意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

彊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

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視帶子曰易其惡與孟子所謂反之之意相似未可言變化氣質

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視帶子曰惟能先覺庶能立師道此意伊尹曾發之而濂溪復闡明如此真可謂志伊尹之所志者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視帶子曰師道之立固在先覺此理然亦必須聖人而且有位方能盡覺斯世故孔子所覺者七十子而已孟子所覺者公孫萬章公都之徒數人而已然未能深覺也是則又須善覺此蓋係聖賢地位力量所到若濂溪善覺當自孔之下孟之上求之

梓溪內集

卷三

十四

今疏其實數條以見云

明道先生自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

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李初平見茂叔云其欲讀書如何茂叔云公老矣無及矣待其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王安石爲江東提點刑獄時年三十九已號爲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忘寢食○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惇頤惇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口非從周茂叔來邪○其善覺人類如此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

矣

此所以爲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卽易

之兩儀各加善惡卽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爲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爲水火金木而卽其中以爲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略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竝行而不悖矣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耻我不仁也

視帶子曰耻者人所固有羞惡之心卽圖之所謂義

梓溪內集卷三

十五

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耻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爲

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

見無耻之不幸爲尤大也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視帶子曰在洪範聖字對肅又哲謀言五德之用此引斷章取義作聖人看

睿通也

視帶子曰睿通微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

視帶子曰幾動於彼誠動於此即感而遂通也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

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視帶子曰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此生而

知之自誠而明者也思而至於無不通亦

梓溪內集 卷三

為聖人此學知困知之事雖愚必明者也

又曰自孔子言九思之後惟孟子言思誠

言思則得之先立乎其大者又戒人之不

思弗思可謂備矣濂溪援洪範而發其微

以思為聖功之本而復示人以幾之一字

則尤為精密矣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

幾通微而不陷凶咎

到此歸結
之吉凶而幾字自第三字論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視帶子曰引此二句亦斷章取義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志學章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晞

梓溪內集

卷三

十七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
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
不違仁

視帶子曰一體一用皆是性分內事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

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
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
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
詞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
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則知此書之包括
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視帶子曰此生成是一起事卽所謂乾知
大始坤作成物

梓溪內集

卷三

十八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視帶子曰此只是爲政以德意

所謂定之以仁義

視帶子曰定字與育字正字似有內外賓
主之辨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
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視帶子曰順以氣言化以理言而所謂神
者大極本無極也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

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視帶子曰當言仁義禮智四者一太極所

梓溪內集卷三十九

具之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

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

思為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視帶子曰此言純心之功於子思尊德性

十室而道學問一句綱條畢具可謂擴前聖之

未發者矣精一之傳謂不在於是哉

心純則賢才輔

若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視帶子曰爲治莫急於用賢得賢莫要於純心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子子兄弟弟
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

粹溪內集

卷三

二十

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
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
爲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視帶子曰此承上章論治故言治世以禮
樂者當如此然實禮樂之本也比有子禮
之用章似尤精學者宜深味

黃氏曰誠上章主天而言故曰誠者聖人
之本言天之誠卽人之所得以爲聖者也

誠下章主人而言故曰聖誠而已矣言人之聖卽所得於天之誠也誠幾德章居第三者言誠之得於天者皆自然而幾有善惡要當察其幾之動以全其誠爲我之德也聖章居第四者言由誠而達於幾爲聖人其妙用尤在於感而遂通之神蓋誠者不動幾者動之初神以感而遂通則幾之動也純於善此其爲聖也誠一而已人不能皆聖者係於幾之動故慎動第五動

而得其正爲道故道第六得正爲道不淪於性質之偏者能之而主之者師也故師爲第七人必有耻則可教而以聞過爲幸故幸次之聞於人必思於己故思又次之師以問之矣思以思之矣在力行而已故志學又次之凡此十章上窮性之源必以體夫學問之本所以修己之功旣廣大而詳密矣推以治人則順化爲上與天同功也治爲次純心用賢也禮樂又其次治定

而後禮樂可興也繼此爲務實章愛敬者
又所以斟酌人品而休休然與之爲善蓋
聖賢繼天立極之道備矣餘章皆反覆此
意以丁戒人心使自知道德性命之貴而
無陷詞章利祿之習開示聖蘊終以主靜
庶其復其不善之動以歸於誠而人皆可
爲聖賢焉嗚呼君子之爲人心計也至矣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

梓溪內集

卷三

二十二

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
耻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視帶子曰孳孳然務實之勝名心恐然畏
名之勝實此君子之所以誠也恐恐益甚
則孳孳愈力至於日休則所謂先難而後
獲也

實修而無名勝之耻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

善故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

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為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為善也

粹溪內集

卷二

二十三

視帶子曰告且勸非仁者用心不能至此宜其能成物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

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夫惡之彼豈無畏邪烏知其不能改

視帶子曰非大惡也一句雖列問詞却是瀟溪意不改為惡是過即惡也若謂過者誤也惡則有心怙終矣故曰不改為惡玩此段文意既曰孰無過改則為君子又曰

不改爲惡天惡之分明是和說而諍之意所謂聞聞如也此可見陰陽合德氣象不善者聞之有不感化哉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

矣

梓溪內集卷三

二十四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視帶子曰物猶形也

有形則滯於善偏其愛且敬焉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而皆動之亦

視帶子曰動靜可得而議擬也無動無靜不可得而議擬也故曰非不動不靜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視帶子曰此二句做說神妙不分曉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結上文起下意

視帶子曰此章曰動曰靜曰物曰神皆自

造化言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

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梓溪內集

卷三

二十五

視帶子曰言此則不特水火互根也

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

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

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

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視帶子曰一謂純而不雜

此章之指最為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

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
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
自無別用力處矣

平視帶子曰明通天德也公溥王道也此可
參見聖賢之學帝王之道一體一用非有二
也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
也

梓溪內集

卷三

二十六

此爲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
里

此爲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爲明者
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
乎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視帶子曰竊疑理字當是心字而二句言
心察乎巨細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各視帶子曰性兼理氣而爲名者也下文旣一言性此不當獨舉也故疑此二句爲言心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視帶子曰篇字當作章字卽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梓溪內集

卷三

二十七

視帶子曰小大有定卽各正也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爲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此章與十六章意同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聖說見論語

貧

視帶子曰陋巷陋俗之巷也其人習亦不善而能憂顏之貧則顏子德之所化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梓溪內集

卷三

二十八

而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卽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見其大而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

聖

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

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視帶子曰見其大道也所謂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豈暇於他哉忘其小富貴貧賤也富貴貧賤處之一則夷狄患難無入而不自得可知矣子思以素德而行爲君子俟命孟子以行法俟命爲人入反之之聖人濂溪言處之一則能化而齊天胡故顏子亞聖其肯一也

又曰顏子亞聖是亞於孔子之聖若湯武則優爲之矣不然爲邦之間夫子安肯以

梓溪內集

卷三

二十九

帝王制作之道告之哉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視帶子曰至難得者人卽孝經所謂天地之性人爲貴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視帶子曰傳道者師也規戒以成德者友也苟以道而相示雖友亦師也伊川謂伯淳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孟子之後一人而已豈不知伯淳受學於濂溪所以聞道而成德皆濂溪之教而顧昔之專以明道之功歸之伯淳何邪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複出也其丁寧

權溪內集

卷三

三十

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視帶子曰喜聞過喜其得聞而改之也令名無窮所謂孰無過改則爲君子也有過

不喜人規如護疾滅身所謂不改爲惡惡也
惡者天惡之或積而至於殺身也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杜溪內集

卷三

三十一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視帶子曰治亂興亡之勢雖成然撥亂存

亡之機亦無日不至吾前也苟識其機而

不識勢雖極未必不可反也此惟顧在已

之權何如耳

天乎人也何尤

視帶子曰觀此語可見彌綸參贊氣象
皇極經世固宜列之於術數也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爲乎若非天而

出於人之所爲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爲車者必飾其輪轅爲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爲虛飾而無益於實况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爲乎

洋溪內集

卷三

三十二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

弊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爲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不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有德而不能言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粹溪內集

卷三

三十三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視帶子曰憤悱是學者工夫至處啓發則聖人時雨化之之教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視帶子曰此亦可見聖希天之意觀濂溪引此二條示人則其於孔子之道深體默識若有敏於顏子者使得親炙不知何如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
故其言如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
教萬世無窮乎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視帶子曰孔門諸子之學皆得其性之所
近而夫子教之者亦因其材也惟顏子之
學志於聖人而夫子教之者亦為聖人之
事也然則後之賢者有志於希聖非循顏
子之所以為學者烏得其門哉更以志學
章參看則濂溪之意益白

蘊中所蓄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視帶

子曰此二句程子自
德性言恐難引用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

梓溪內集 卷三 三十四

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視帶子曰道
之二字疑衍而學者

唯顏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之迹視帶子曰
欲以此迹

字應前二迹
字却自矛盾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

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視帶子曰猶天至生也疑衍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
名也薄亦甚矣

視帶子曰薄無蘊蓄也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

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譬夫淺薄之尤耳然於

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
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
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
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
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
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

存溪內集

卷三

三十五

視帶子曰存亡之道下當
補裁成輔相之事一句

有卦則因以形矣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視帶子曰聖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吉
凶故其精蘊即天地鬼神之奧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
爲書所以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
此盖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
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
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遷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視帶子曰濂溪作通書開卷便說誠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

梓溪內集

卷三

三十六

正性命誠斯立焉所以明誠者天之道也至此復以乾乾不息於誠爲言且曰以懲忿窒慾改過遷善而後至則所以明誠之者人之道也視第二章所言功愈密矣所謂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不在茲乎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子發聖人之蘊也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於誠周子發聖人之蘊也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幸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篇中爻也劉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
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梓溪內集 卷三

三十七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

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禿所以墮降二女於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 視帶子曰韻

云水相入貌 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

以試舜而受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焉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梓溪內集

卷三

三十八

視帶子曰對時育物則不特治天下而已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

蘊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視帶子曰身安本於道充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上言銖塵字輕也對下重字此又文字之妙所謂內重而見外之輕也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之重而不爲外物所移也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視帶子曰陋謂小看聖人之道止於文辭而已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按此章當與文辭章參觀

擬議第三十五

梓溪內集

卷三

三十九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視帶子曰變化雖至誠自然之功用而聖人亦未嘗無變化之具如唐虞之有考績是也故漁溪以擬議成變化合言之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旣成矣不

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
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
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視帶子曰夫孔子言道之以政齊之以行
言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王者之制
也濂溪言以政養萬民而肅之以刑則養
之與道肅之與齊有間矣王者之心也可
謂前聖未發者然其憂則在賊滅無倫則
圍民於皇極刑亦異矣

意與十一章畧同

視帶子曰此上言治民不可廢刑此下言
司刑則當擇人

粹溪內集

卷三

四十

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
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
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視帶子曰中正足以格其情僞明達足以
燭其微曖果斷足以克其變狀治獄之道
畢矣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
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
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

卽果斷之謂也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視帶子曰聖人之道窮則形於好惡達則形於賞罰猶天地之春生秋殺豈有私意一毫於其間哉

梓溪內集 卷三

四十一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視帶子曰六經雖皆出於仲尼然惟春秋公而則用已志故曰吾志在春秋孟子論承三聖入聖亦以作春秋爲孔子之大者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濂溪以爲功在後王者信矣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視帶子曰。此章言仲尼之本。上章言仲尼之用。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梓溪內集

卷三

四十二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象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著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視帶子曰。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九字疑衍。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視帶子曰再三瀆瀆則不告神道然也。瀆則亂亂則不決師道亦然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之爲愈也。

慎哉其唯時中乎。

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梓溪內集卷三 四十三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爲。一有爲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

視帶子曰三十一章三十二章發明諸卦

皆贊其深哉此章發明二卦亦曰其道也
深乎正應聖蘊章聖同天不亦深乎之深
於乾損益動章言作聖之事於家人睽復
无妄章言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事中庸大學二書之旨此二章已包括矣
此章又以蒙艮二卦言學者始終之事著
聖人主靜之意所謂發聖人之蘊教萬世
無窮者不在茲乎

梓溪內集

卷三

四十四

通書釋義終

梓溪文鈔內集之四

明舒 芬國裳甫著

孫

琛伯獻甫

輯

璉季琰甫

曾孫有章無文甫錄

臨川吳撫謙汝則甫閱

進賢樊良樞尚默甫較

東觀錄

東觀錄序

闕里者聖賢之聚也吾東來求聖人之遺化

梓溪內集 卷四

而觀風焉則周徑相距一舍無釋氏老子之

宮也其民則老老幼幼而孝弟忠信之相率

境內猶一家也其士則循循然于禮度不少

忘敬恭也至於發言論事則侃侃然是非明

白無所回護亦若依先民薄古昔睥睨世態

習雍容謹厚者不足與有為蓋幾於嚶嚶然

矣則不可謂無聖人親炙以裁之也其曰所

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

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

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此裁之之其實未亡也若曰君子胡不慥慥爾而嚶嚶爲邪苟由是而戒慎恐懼以修之則固聖人之百命也謂七子之獨有所遭豈其然邪吾於是可謂得所觀之大者因錄所撰謁闕里記所畫闕里形勝圖所貌夫子宮牆圖所行釋菜禮儀所行士相見禮儀并問答五章聯句三十五韻總

梓溪內集

卷四

二一

爲一帙名之曰東觀錄序而藏之以志得大觀之幸也

嘉靖癸未閏月晦日己巳進賢舒芬書

謁闕里記

嘉靖二年閏月芬舟抵濟寧問道謁闕里得
九川呂君爲主伍寒泉適以部事至偕行甲
子發濟寧東趨昌平驛六十里又東趨四十
里乃至是夕薄公館沐浴明日早具菜果攜
麻姑泉入廟修釋菜禮九川曰此禮廢久矣
禮畢入寢殿拜鄆國夫人入右殿拜啓聖王
出觀杏壇壇在正殿前有新杏有亭出大成
門觀手植檜孤榦古色若虬旋起未已出奎

梓溪內集

卷四

二

文閣至大中門又至儀門見兩墀柏陰鹿數
十皆黃色乳而馴却登奎文望之北南東皆
山環抱若人冠冕佩玉執圭秉笏端拱正揖
逡巡於三十里外正南爲綱山其外爲鳧山
山之麓爲伏羲畫卦所東南爲防山其外爲
尼山尼山之南爲黃山又其外爲顏母山爲
嶧山爲三峰山亦名車稍山蓋二百里而遙正東
爲東山其外爲九龍山又其外爲鳳皇山爲
陪尾爲蒙山山之南爲夾谷蓋三百里而近

東北爲馬鞍山山之夕陽爲夫子刪述所其
外爲臨樂山爲昌平山又其外爲龜山蓋二
百里而近正北爲九峰山其外爲甌山爲杏
山又其外爲梁父爲云云爲亭亭爲介丘爲
徂徠至所聚嶧爲泰山望之煙雲縹緲蓋百
里而遙其西則廓然惟淺壠平阜依稀環抱
若宮牆若城郭周遭數十界水曲曲可辨其
內爲沂爲洙爲泗其外爲漕爲洸又其外爲
汶爲濟大抵皆西南流會于今之濟河乃折

而東徑徐以入于淮也然沂水出于尼山徑
闕里之南西流匯于達泉溢于雩水行七十
里入于泗非東出于岱麓之沂山至于下邳
行六百里之沂也洙水出臨樂山西北流浮
孔林入于泗非出于兗城北之洙也泗水出
陪尾山西流徑闕里之比百里強折而南會
于沂入于濟非東出乘氏南東流至陸陵行
千餘里入淮之泗也汶水有仙臺原山寨村
三原皆西流合于泰安之下又西流六十里

合徂徠源之小汶河乃注于泲而南入于
惟良泉則仰出于黃山北流徑東峙羣峰之
外以入于泗竒矣九川曰凡山皆發于崑崙
至爲都會山必西峙水必東流闕里之山環
北南東三面而沂汶洙泗又皆西逝蓋逆矣
芬曰地勢東南傾而水流焉氣漸盡也中原
地氣此其障與夫黃河排積石入中國衝潰
突決其患不啻儉狃金元非岱嶽諸山東莫
之則青徐之境與碣石俱淪矣茲上山水俱

梓溪內集

卷四

五

逆實啓中國元氣之運故岱於五嶽得稱宗
焉而伏羲畫八卦以始斯文孔子作六經以
終斯文皆于茲土亦萬古人心之障也九川

曰闕里當奎分

漢書云魯奎婁之分埜與步天歌言角亢氐爲兗州之分

埜異今从漢書云

衛文徙曹楚丘仍占東壁

東壁衛分埜曹

楚丘魯地也

然則斯文在茲真天地之交元氣之

會與聖公曰予今日始有聞矣遂下東登詩

禮室堂舊名延賓又入觀孔氏家廟廟前爲

金綵堂舊名延賓又入觀孔氏家廟廟前爲

神哉芬曰一然昔夫子厄於陳蔡大夫而弦歌不衰大夫乃感而去共王壞宅時孔氏子孫無如之何亦惟金石絲竹是修耳共王果亦感而止故君子貴自艾聖公寒泉皆躍然曰子於處憂患之道幾矣已乃訪聖公宅與修七相見禮公固讓廢之日午公留餉設酒樂具絲竹有琵琶短篴而琴簫缺焉酒七行罷住拜顏廟于街之東北有樂亭于葦儀門外有古井其陋巷在廟之街東南是行也聖

公不與旣而出城北四里所拜孔林至則聖公及博士聞禮先生亦集矣導自漸門入二百步餘爲夫子墓土封高丈餘芬升之林木深秀無禽鳥聲洙水漾於前綠淨可染其西南有子貢舊場時有爲除草築室者東南隧道左有駢蹕亭未入出饗殿前觀二石人四石獸甚竒古予二人摩挲久之聖公曰人則翁仲獸則或以前二爲角端然與芬曰獸則

外二爲神羊卽獬豸內二爲駁馬人則魏明帝

鑄銅列於司馬門外者號翁仲恐墓前石人別有稱或者方相之類與上前門坐少頃九川復引至刪述所距孔林東北亦四里因元有書院九川增大之且易書院名爲洙泗講壇壇實據二水之勝而馬鞍山又別委三峰如筆架于菴果神秀哉壇後爲聖公別墅亦造焉因與之別而徃拜周公廟于城之東北其地隆聳益足俯瞻北南東三面之奇也公之後有東野氏殊零落九川曩新其垣廟擇

一人典修除事爲月給米焉寒泉曰夫子集羣聖周公兼三王一也何後之殊哉芬曰周公在當時位稱其道自伯禽受封南面而食報又三十有四世其賢不愧乃位則僖公穆公四五人已而不肖以厲民者亦多也夫天豈其以聖賢之處授之昏庸暴虐淫邪之夫以深人禍哉故臯陶言達于上下敬哉有土夫子六經裁成輔相之事也人孰能爲報哉

惟天也旣曰天報之則隆名顯號雖假手于

人然終不授之民者爲其後之慮也遠矣夫
泉曰然則報亦嚴乎明日返于昌平九川曰
大遊大觀不記不可時九川方欲圖闕里而
未竟也芬因與區別其山水向背而成之并
書此行所觀見者于左寒泉名餘福爲吳人
九川爲關中人名經芬姓舒氏世家江西梓
溪之上聖公爲先聖六十二代孫聞韶云

梓溪內集

卷四

八

禮儀

釋菜

往時大夫士謁闕里者行四拜平身禮而
已此在各處

文廟所行之禮也恐謁闕里亦然似簡矣芬
幸得一觀宮牆與九川寒泉二君議行釋
菜禮二君深以爲然然當時禮生殊若未
習予因錄此篇以告諸生云

省牲

前期一日午後宰牲為醢毛血用盤盛貯
待次日早埋瘞

性謂兔也此雖舊品恐來者不能必致
鮮兔則未免煩擾曲阜之有司於吾誠
敬何在蓋禮有從宜故居山以魚鼈為
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莫若隨其地物獻此一豆則束脩以上
固吾

夫子之所享也其菜果酒亦必自備以致吾

梓溪內集

卷四

九

誠敬

祭物

兔三隻 酒三瓶 棗四斤

栗四斤 菁藟一斤 香燭

陳設共用九卓

此舊數也芬謂既名釋菜當以菜為主
用菁藟二豆棗一豆栗一豆無修

東廡釋菜陳設圖共一壇

棗

爵

菁

燭

先師位

爵

此爵待行

兔醢

今用菁菹

香

爵

栗

燭

四配每位同

梓溪內集

卷四

十

東哲共一壇西哲共一壇

一壇卽一卓也

栗

爵

棗

燭

栗

十哲兩廡

爵

菁菹

香

栗

爵

栗

燭

東廡共一壇西廡共一壇

棗

儀註

祭之日先於殿廡陳設如儀酒尊盥洗之
大所陳設於陛之東丹墀執事者先就位各
引贊分東西立訖通贊唱排班候獻官分
獻官各官俱序立於拜位訖通贊唱班齊
次唱闢戶未行禮之先禮生二人在殿內
兩旁立待通贊唱闢戶卽闢之通贊唱鞠
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獻官以下俱
拜畢執爵者各執虛爵以俟引贊唱詣盥

洗所導獻官至盥洗所贊搯笏獻官盥手
進巾訖贊出笏贊詣酒尊所導獻官至酒
尊所贊司尊者舉冪酌酒執事者各以次
執虛爵受酒在獻官前分兩行由中門入
序于香案之側朝上立引贊導獻官從左
門入贊詣西立詣盥贊卽揖退贊詣東
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引贊導獻官至神
位前贊跪獻官跪贊搯笏執爵者轉身西

向跪進爵于獻官右獻官接爵贊獻爵獻

官獻爵執爵者跪獻爵于神位前贊出笏
獻官出笏贊俯伏興平身引贊贊詣充國
復聖公神位前導獻官至神位前贊跪獻
官跪贊搢笏執爵者跪進爵于獻官右獻
官接訖贊獻爵獻官獻爵執爵者跪獻爵
于神位前贊出笏獻官出笏贊俯伏興平
身贊詣廓國宗聖公神位前儀同復聖公
訖贊詣沂國述聖公神位前此時通贊隨
唱行分獻禮
註見儀同前訖贊詣鄒國亞聖公神位前
下

儀同前此時分獻官於十哲兩廡一同行
禮訖贊復位各引贊導獻官分獻官依次
至原拜位訖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
拜興平身獻官以下俱拜訖通贊唱闔戶
其內二禮生卽闔之通贊唱禮畢

十哲兩廡分獻禮○此四處每處分獻官
一員各詣神位前總獻一爵其二爵俱先
斟待殿上引贊贊詣沂國述聖公神位前
通贊便唱行分獻禮引贊各詣分獻官前

同贊詣盥手進巾訖贊出笏贊詣酒尊所
司尊者舉冪酌酒執爵者在分獻官前行
各引至殿內廡內待正壇引贊贊詣鄒國
亞聖公神位前各引贊同贊詣東哲西哲
東廡西廡神位前贊跪分獻官跪贊搯笏
贊執爵者跪進爵于分獻官右分獻官接爵
贊獻爵分獻官獻爵執爵者跪獻爵于神
位前贊出笏分獻官出笏贊俯伏興平身
復位導分獻官至原拜位

梓溪內集

卷四

十三

芬按儀註有搯笏出笏則是用祭服乃
具笏也今此禮未見人行但初及第時
替如

制於三月二十三日率諸進士詣

先師孔子廟行釋菜禮彼時却是進士巾袍
亞得具笏亦未前期省牲也若謁闕里士
大夫多是便服乃紗帽圓領無用笏之
理矣竊意進士之選自隋唐始而吾夫

先師自隋始謚文宣王自唐始今進士巾袍
槐笏亦唐制也故我

朝因之以行此禮與但大夫士過闕里而謁
者或不及具此服而寒峻之士自遠方
秉誠而來謁者又本無此服安得具笏
也哉今惟當以紗帽圓領爲定式而未
仕者則用深衣幅巾贊唱去搢笏出笏
一節云

梓溪內集

卷四

十四

芬又按贊唱東哲神位前西哲神位前
哲字恐非所宜宜曰東楹西楹或曰東
序西序若所謂東廡西廡然可也但今
釋奠唱亦曰東哲西哲恐沿習日久必
議于

朝始克正之

樽因之以爲此器與且大夫士過闕里而謁

辨於水其味也姑蘇

夫朝自謂欲備文宣王自唐始今進士巾袍

士相見禮儀

故事謁闕里者者拜

先師孔子畢乃拜

啓聖王已則遍觀宗廟之美始造衍聖公宅

其唯升堂再拜而已芬茲與九川寒泉言當

行士相見禮蓋聖公聖明之胃所居所養

士必異於人而此禮又實爲孔壁淹中所出

之聖作也若夫摯則可依時俗用帕二方

亦古人將幣遺意不敢拘拘於羔鴈雉踞

梓溪內集

卷四

十五

之飾矣因取儀禮錄出二三策將以告夫

凡來謁闕里者須相成以禮云

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

死雉

夏用牯

乾雉

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

某見

某也賓自稱某子謂介也以命謂介言主人亦有意乎見之也

主人對

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

注云有又也某子命某往見今吾子

又自辱來序其意也

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

注云走猶

也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

言不敢就家

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

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為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

注云走猶出也

聞吾

子稱摯敢辭摯賓對曰某不以摯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

不依於摯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主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

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摯入門左主人再

拜受賓再拜送摯出

注云右就右也左就左也受摯於庭既拜送受

則出矣不受摯於堂下人君也疏云凡門出則以西為右東為左入則以東為右西為左

梓溪內集

卷四

十六

依賓西主東之位也

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

外再拜

注云請見者為賓崇禮來相接以矜莊歡心未交也賓反見則燕矣

右相見

主人復見之以其摯曰癯者吾子辱使某見

請還摯於將命者

還賓之摯也

主人對曰某也既

得見矣敢辭

疏云上言主人者據前為主人而言此言主人者據賓在于家

而言

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摯於將命

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

某不敢以聞固以請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

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奉摯入主人再拜
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右復見

梓溪內集

卷四

十七

士相見

受摯

圖

堂上

庭

主人受摯
賓授摯



禮記卷四

士相見

禮記卷四

禮記卷四

右按受摯于庭不受之于堂注謂

君此義難曉按聘禮賓至于近郊

卿朝服用束帛勞賓受于舍門內諸

之臣則受于堂又云賓私面于卿受幣

于楹間及衆介面則受幣于中庭以此

言之則受于堂為重受于庭為輕其義

可知也

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摯於其入也一拜其辱

也賓退送再拜

注云終辭其摯以將不親答也凡不答而受其摯唯君於

梓溪內集

卷四

十八

臣耳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也送再拜尊賢也

右士見大夫

若嘗為臣者則禮辭其摯

禮辭一辭也

曰某也辭

不得命不敢固辭賓入奠摯

不親授

再拜主人

答壹拜賓出使擯者還其摯于門外曰某也

使某還摯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擯者

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為儀也敢以請賓對

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

臣稱禮賓客之禮

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為儀也

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

受注云受其摯而去之疏云以其嘗為臣為輕既不受其摯又相見無饗燕之禮故鄭云去之

右嘗為臣者

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

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

面左頭如麇執之如士相見之禮注云上大

前也繫聯四足交出背上於胷前結之也如

麇執之者秋獻麇有成禮如之或曰麇狐之

摯也其禮蓋謂左執前足右執後足○芬按

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執皮帛卿

梓溪內集

卷四

十九

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又按曲禮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

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

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相搯脯修棗

栗皆無有言孤執麇者或者之言恐不可據

○芬又按鄭注云上大夫卿也者周禮六官

無上大夫有中下大夫而皆序於卿之下則

上大夫為卿是也

右大夫相見

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感注云下謂君所

慤貌其為恭士大夫一也○庶人見於君不為

容進退走注云容謂趨翔○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

首君答壹拜注云言君答士大夫一拜則於

問勞云答士拜者亦以新使反故拜之

右士大夫見君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

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注云先生致仕

者也異爵謂卿大夫也辭辭其自降而來走猶出也先見之者出先拜也曲禮曰主人敬

賈則先拜賓

右先生異爵者見

附錄

曲禮曰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

梓溪內集 卷四

二十

客則先拜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此與士見

大夫章禮不同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

大夫拜其辱此與嘗為臣者見章禮不同蓋雖答一拜而使擯者還其

摯于門外太簡矣 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此與先生

異爵者見章意相表裏 君於士不答拜也此與士大夫庶人見

君章禮不同 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

賤必答拜之此與上文大夫拜其辱意同 男女相答拜

也

問答

入孔子家廟問聖公曰金絲堂安在公對曰堂舊在家廟前聖祖所居正在此今移於西啟聖殿前矣予曰人方欲訪古蹟之湮沒者而表之此舉何也當時修闕里烏用俗吏董其事邪九川曰圖先上俗吏不得專也

至詩禮堂聖公曰舊名延賓爲真宗也西涯李先生至改今名予顧二人曰可乎二

梓溪內集

卷四

二十一

人曰以天子爲賓正見吾道之重况真宗又破歷代俗格展拜于下則於吾夫子實若賓主非徒號之而已此名烏可易邪聖公曰舊扁在予曰須復之
至洙泗講壇九川曰當以五經白文刻于此予曰李漢言韓退之於書禮剔其僞可見古人讀書之功也今若刻白文須當剔僞然不特書禮而已

至周公廟謂九川寒泉曰周公但當依舊

謚稱文公今曰文憲王則非所以尊周公也二君曰然予曰二君熟周禮乎九川曰嘗試讀之而今不列於學官或者謂非周公之作然與予曰子謂夫子之夢寐常若見周公者何也詩書之刪蓋取諸外史之所掌大師籥章之所守也周易之贊蓋取諸大卜之三易而就彖象係之以辭加之以說卦文言也春秋之修蓋取諸二史所記以定天下之邪正而發揮周禮於百世

耳其義惟三傳窺見萬分之一若正叔康侯輩皆所謂習其傳而不知其讀者也九川曰信哉周禮五經之府也寒泉曰

國朝廢之何也予曰觀六典建官則我高廟實用之也何謂廢之

文皇表章五經真萬世一時也當時儒臣大抵以周禮儀禮無宋儒統一之註遂以禮記獨充之此見道之顯晦斷不偶也

宿公館忠光侍予曰汝知有明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之旨乎對曰卽孟子得天下莫
才而教育之三樂也之意予曰此見聖賢
立言之別也寒泉愕然曰程朱之論皆如
此予曰程朱未至樂處言之豈得親切如
其言則夫子爲人之意多而孟子所謂好
爲人師之意也蓋學始有得則說未敢自
是也又得同道者相與講明方釋然無疑
而安之矣所謂樂也樂豈在外哉此義惟
周子得之蓋實有諸已也寒泉曰周子何
如予曰聖人也當躋於四配之列

思光寒泉次子

聯句

方車過宮村舒樹杪日出岫魯望半煙開

伍任城但雲漏涼氣薄絺衣舒韶光落珠

斗麥秋雙雉飛伍沙暖昆蟲走田家足雞

豚舒鄉社豫芻狗乾封雨不來伍旻覆人

常受野馬湯網緼舒山龍將抖擻民遺不

如周伍天對寧似柳東海或有徵舒桑林

亦非偶伊誰濬百泉伍頃刻灌萬畝攜筐

餉婦回舒執轡僕夫吼行行平驛賒伍望

梓溪內集

卷四

二十四

望孔林茂過兗山圍墟舒入魯天開宙數

仞欲窺墻伍六籍自藏數玄黃判吾躬舒

丹青倩誰手穹碑龜作趺伍若檜螭蟠紐

文閣照西奎舒中門揭東阜廟貌十二旒

伍禮樂三千圍駿奔薦溪毛舒象注浮黍

酒精誠可格思伍賁饗其知否敢謂夙心

酬舒安得羣疑剖故聖更瞻前伍延賓獨

開右令我轉高岡舒煩君振行袖今古此

堂封伍夷夏共城守駐驂草猶香舒築塲

室何有文木鳥不棲伍古隧獸如闢綱山

紫盎春舒洙水碧澄晝作經遺故居伍登

壇見新構夢周入廟舒希顏尋巷陋大

遊難爲言伍小憇易相夢顧瞻玉樹繁舒

承襲金符久傾舒便忘形伍問諱却稱某

仰看紫薇仙舒芳衣白雲叟伍旦禮聖賢

伍再拜謝朋友願言長追隨舒逸駕超羣

鷺伍

斯錄爲吾

梓溪先生所製也夫闕里爲吾先師孔子之居固天下人人所傾仰而欲觀焉者然仕于其土者爲觀易非仕于其土者爲觀難觀而襲故者易觀而準禮者難觀而大略者易觀而致詳者難觀而不得其所以觀觀亦夫奚以哉斯錄有圖有記有禮有語錄蓋不惟準禮且致詳又當比上停舟之際愚

梓溪內集

卷四

二十六

于是知先生真可謂得所觀也已昔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今觀先生自敘而深有望于闕里之士蓋亦善體孔子觀魯之心哉文憲不敏以侍講席得閱斯錄于所謂闕里者真卓然立乎目矣謹書諸末且付梓人傳之將公之同所傾仰者

嘉靖癸未夏六月十二日門生語溪張文憲跋

